



## 住进城市的菜地

□ 张淑清

好不容易说服父母,住进城里。

我们夫妻俩都上班,儿子在省城读大学,只是寒暑假回来住一段时间。为了让父母安心住下来,我给他们买了一部智能手机,教他们玩游戏,加好友聊天,还能看电视剧。两个人看起来很高兴,学得也很快,尤其是父亲,毕竟在村里当过二十几年的会计,学习能力强得很。以前村子谁家有个大事小情,都要请父亲去记账、收账。密密麻麻的数字,到他手中,经过算盘一扒拉,干干净净,规规矩矩。东家不过意,给钱不取,送礼不收。只有一个嗜好,记账时,一杯清茶,一盒大前门烟。

好多年了,这个习惯一直没改。即使递来玉溪,中华,他也一概不拿,独独抽大前门。

几年前,村委会分配来两名大学生村官。父亲就退下来了,他和我们嚷着要进城了。以往咋劝,滴水不进,这会儿,他主动要往城里来。我搞不懂父亲,但只要父亲开心,他愿意在哪就在哪。

来了不到一周,父亲就吵着要把小区外边一块荒地盘下来。问了物业,物业自然高兴,有人给收拾撂荒的地儿,长一片绿油油的蔬菜,那是美化环境。父母脸上的笑容也多了,每天起早,怕吵醒我们,蹑手蹑脚推门,下楼。晚上,我做好了饭菜,去喊父母吃饭。

他们不但平整了土地,用锄头刨出笔直的垄,还种上了好几种菜籽。从那时开始,双亲的卧室响起了久违的呼噜声。此后的日子,父母更勤奋了,给菜苗松土、浇水、施肥,为爬蔓儿的芸豆打架,替黄瓜苗捉虫子。父亲亲来外孙用过的本子,在背面一笔一笔记着蔬菜的成长情况,他不厌其烦地跟我说着菜地的情況。

有一天黄昏,我下班推门进屋,发现厨房案板上,多了一扎生菜,还带着新鲜的露水和泥土。接着是萝卜,茄子,西红柿,辣椒。父亲说,你们就不要去超市买菜了,吃咱地里种的菜,没有喷农药,纯天然绿色食品。

初夏的一天,单位放假,我特意到父母的菜地看看,不由得惊呆了。葱葱茏茏的一片绿,活在高楼大厦旁边的一个角落,蝴蝶绕着黄澄澄的油菜花翩翩起舞,小灯笼柿子红艳艳的可爱,黄瓜有拇指粗了,紫苏的味道很浓的扑来,地垄没有一棵杂草。父亲蹲在地里用稻草绳坚固芸豆架子,母亲给黄瓜爬蔓。见我来了,父亲和母亲争着抢着的介绍他们的劳动成果。我嗔怪地说,本来是让你俩在城里享享清福,安度晚年,你们就是操劳的命儿,菜市场什么也不缺啊!父亲沉吟了很久说,爹闲不住,爹闲下来就想回老家……你妈也是,惦记着邻居们。

父母继续侍弄那块菜地。不久,有一天下班,我信步去菜地转转,却碰上父亲和物业管理争执起来。父亲脸红脖子粗,说,这地是我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,都种了大半年了,收获蔬菜了,你们又要回去,好没道理。我问明情况,原来这片老城区进行改造,马上施工队就要来开发楼盘了。父母亲的这块菜地,被划分在内,自然要归还开发商。

没有了菜地,父亲的精神头儿一下子蔫了,嘟囔着要回乡下。我火了,气呼呼地说,老屋有啥好?左右邻居的大伯二叔不也进城住儿女家了吗?种那点破地能打多少粮食?

父亲嗫嚅着嘴唇,搓着结满老茧的手掌说,老宅子是没有啥留恋的,可那眷念胡同有都有土地的味道,谷物的味儿。

我不吱声了,第三天,我兴冲冲回来,告诉父亲一个好消息,我在附近又盘了一块地。就是距离住宅小区远了一点,父亲愁眉突然舒展开了,立即说,走,带我去瞅瞅。

自此,父母在城市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菜地。但每逢过节,他们老两口还是要回家住几日,和邻居们聊聊家常。

每每从城市送父母回农村的路上,我深深感到,父亲和我,还有太多太多从乡下住进城里的人,不就是一捧捧被移植来的泥土吗?在新的环境中,只要遇到春风细雨,就会长出一片郁郁的菜地,借着骨子里的乡音,深情地伸展着枝叶,活出另一番本色。

## 修车父子兵

□ 胥加山

家中的电瓶车出现故障,我把车推到刘师傅的修车铺。

和刘师傅相熟,一是因为他修车技术好,二是他喜欢替顾客着想,能修好的部件,他从不忽悠人更换,更关键的是他和我同龄,修车的时间,有几时的话题可以聊。

三年前,因一次换电瓶与刘师傅相识。当时一番讨价还价后,刘师傅替我换了电瓶。事后,我把电瓶价钱告诉了爱人,爱人私底下打听到刘师傅卖的电瓶价格,甚至比批发部的还便宜。这让我对他有了好感,还把需要修理电瓶车的熟人朋友介绍给他。一来二去,我们有了对方的手机号码、微信。有时,我的车坏了,丢到他的店里,让其维修,我便自顾忙事去了。刘师傅也把我视为朋友,一旦电瓶价格升降,他都及时告诉我,提醒我通知熟人朋友在什么时间换电瓶最划算……

我和刘师傅同龄,但或许因工

作环境不同,他看上去比我沧桑了许多,尤其他的一双手,龟裂得像干旱的土地,看得人很心疼。

刘师傅的儿子比我的孩子大三岁,我们相识时,他的儿子正读高三。他有意无意总爱跟我谈起他的儿子,说儿子成绩只有中游,他很担忧儿子将来的就业,说自己一个修车的,也给不了孩子什么帮助……面对刘师傅絮叨儿子,我唯有劝他,儿孙自有儿孙福,顺其自然最好!

刘师傅的儿子考到了徐州医学院,他把消息告诉我,没显欣喜,没有失落,像早已预料到一样。不过,自从孩子上大学,寒暑假我从刘师傅的修车铺经过,总看到刘师傅的儿子在店铺里帮忙。修车忙时他帮父亲搭把手,不忙时洗菜做饭,父子俩也没有多少交流的话,一个不苟言笑,一个一本正经。看着他们父子在店里相处的方式,我猜想孩子

到店铺里,肯定不是自愿的。

一次,我把车推到刘师傅的店里,恰逢他的儿子放寒假也在店里。孩子接过我的车,询问车况,了解后,便拿扳子拆卸起螺丝来,刘师傅凑上前来指导儿子。见他们父子忙着修我的车,我跟刘师傅招呼一声,车先放在铺里修,去菜场买菜后再来取。刘师傅一听,连忙起身,在店铺外追上我,搓着手,有点局促不安,能耽误你的时间吗?有一事想请你帮我参谋一下。

原来,刘师傅的儿子即将毕业面临就业,他建议孩子利用应届毕业生生的机会,参加乡镇医院有编制的考试,如果顺利考上,以后收入虽少点,但工作稳定,生活安逸;可孩子不采纳刘师傅的建议,他想应聘去市区的三甲医院,即使无编制的合同工,孩子也愿意接受挑战。为此,父子俩没少争吵……最后,刘师傅想到咨询下我的意见。

我避开刘师傅所谈的儿子就业问题,反而微笑着问,你的儿子寒暑假到你店铺里帮忙,是你逼着来的?还是孩子他自愿?刘师傅见我如此问,有点无奈地答道:“他不听话,我让他在家看书,他非要到店里帮忙!说了多次也没用!”刘师傅有点恨铁不成钢。

我拍拍刘师傅的肩,替他高兴,尊重孩子的选择吧!要想想,像他这样的大学生,有多少玩手机或整夜不归的,更不替父母分忧了。你的儿子肯到店里帮忙,说明他心疼你挣钱不易。这样懂事理的孩子,你还愁他什么就业去向?

刘师傅被我劝说得慢慢点起了头,又回到店铺。

我回首,分明看到:刘师傅佝偻着腰压着车体,儿子又高又大,正弯腰用套管扳子拆卸着锈死的螺丝,父子俩配合默契,像一幅油画定格在我的眼前……

## 少年不知热滋味

□ 赵自力



每年夏季,一进入伏天,大人们就开始想着法子消暑了。“人皆苦炎夏,我爱夏日长”,对于儿时贪玩的我们来说,却根本没感觉到夏天的炎热。

记忆中的夏天,都是泡在水里的。我们常常去村后的小河游泳,午饭后一放下碗筷,小伙伴们就不约而同地在村口老槐树下集合,带着毛巾和衣服就出发了。到了河边,一律脱光衣服,我们像下饺子似的,争先恐后地跳到河中,扑通扑通的声音格外动听。伙伴们在河水中卖弄着各种各样的泳姿,狗刨式、蛙泳式、自由式……极尽表演技巧,各类奇葩样子层出不穷,用今天的话就是卖萌吧。很快,戏水声、喧闹声、嬉笑声,把沉静的小河衬托得有声有色。那些夏天,就这样每天被小伙伴们浸在河水里,清凉无比。

夏天是有口福的季节。万物快速生长,瓜和果都发出诱人的香味。树上的桃和地边的瓜,都是在我们热切的目光中一点点长大的,尤其是西瓜,有空就

要去摸摸,数数藤蔓上的丝黄了几根,还装模作样地学大人的样子敲敲瓜皮听听声音。西瓜终于熟了,被我们兴高采烈地抱回家,累出了一身的汗却全然不知道热。刚摘回的瓜是不好吃的,里面温度太高,得放在井水里浸一段时间,然后捞出来,清甜爽口,可说是那时的冰镇西瓜了。毛桃从挂果开始直到成熟,我们几乎天天都要尝几个看看熟了没有,所以等到成熟时,树上的毛桃也就所剩无几了。毛桃洗净后,放进嘴里初尝虽有点生涩,但嚼着嚼着也觉得甜美无比。就这样,炎炎夏日被我们嚼得有滋有味。

夏天的夜也极富吸引力。老人们就在谈论着什么“晚上火烧云,明天晒死人”的谚语,而我们这些玩伴则尽情投入到自己的乐园中。捉萤火虫是女孩们玩的,我们男孩往往是不屑的,踩着月光到水田里捉青蛙是最有趣的。别看我们小小年纪,却个个身手不凡,一个时辰可以捉小半桶。回家后用艾叶洗个澡,头上打上痱子粉,远远看去就像一个冬瓜头。然后,躺在凉凉的竹床上,睁眼看星星,或者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,夏夜感觉无比温馨。

现在又到了炎炎夏日,生活在城市中的我,常常想起儿时的夏天。没有不热的夏天,只是因为夏天的多姿多彩有滋有味,所以那时少年的我们却不知热滋味罢了。

星期天一大早,我刚和朋友联系好了中午聚餐的事情,就接到了娘从老家打来的电话。说是厨房里的水龙头坏了,一直漏水,让我回家修一修。

我不情愿地说:“邻居赵叔是能工巧匠,你让他帮忙修修吧。”

娘一犹豫,说:“你赵叔家里一大摊子事,天天忙得脚不沾地,咋好意思麻烦人家?”

我心想娘一个人在家,万一因为水龙头漏水,她老人家有个磕着碰着,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再说我已经快一个月没有回家了,也该回去看看了。想到这里,我说:“娘,你等着,我这就回家。”

“好、好!”听说我答应回家了,娘兴奋地说连说了几声好。

看来中午聚餐的事情只得泡汤了,我给朋友打去电话,说明了情况。然后又给娘买了些她平日里爱吃的蛋糕,这才驱车往家驶去。

刚到村口,隔老远我就看见娘正站在胡同口眼巴巴地盯着过往的车辆和行人。一见我下了车,娘布满皱纹的脸上顿时洋溢起幸福的笑容。

我搀娘进了家,把买来的蛋糕一一摆放在她的面前。娘顿时露出惊喜的神情,“你这孩子,咋买这么多,得花多少钱啊?”说完,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口,连声道:“真香,真好吃!”

我说:“娘,你慢慢吃,我去修修水龙头。”

一听说我要去修水龙头,娘一下子慌张起来,一把抓着我的手,“不慌不慌,陪娘再说会儿话。”

我心里犯起了嘀咕:“电话里娘说水龙头漏得厉害,咋现在反倒沉住气了?”看到娘恳切的目光,我只得重新坐下来,陪娘家长里短地说起了闲话。

突然母亲一惊,自责道:“瞧我光顾着吃蛋糕了,咋把隔壁你二婶给忘了?”娘说着,挑选了几块蛋糕,一边往外走,一边美滋滋地说:“让你二婶也尝尝,高兴高兴。”

趁这工夫,我来到厨房里,想看看漏水的情况。我把水龙头打开、关上,反复了好几次,水龙头除了轻轻地漏几滴水,并不像娘说得那么严重啊。

我一团疑惑地来到院子里等娘回家。突然一墙之隔的二婶家,传来二婶和娘说话的声音:“你儿子真孝顺啊!知道你今天过生日,特意给你买了这么多好吃的蛋糕,你可享福了!”

听完二婶的话,我顿时明白了一切,心里一颤……

## 孝顺

□ 谷永建

母亲赶快给他煮。

谁想多年之后,小时候的稀罕物在他的眼里已不再稀罕,自然也不会有人再到别人的地里刨花生。

第二天他回城之前,母亲把大半背篓花生全部放进了他的车厢里。还一个劲地说,城里的没有乡下的好吃,要他带回去给他的媳妇和自己的孙子。

看着车里的花生,看着后视镜里渐渐远去的母亲的身影,他的泪水模糊了双眼。其实母爱,就像那一捧花生,可能在他的眼里不是事儿,可在母亲的眼里,却是永远的稀罕物。

## 母亲的花生

□ 熊兴国

眼睛,他还是忍着性子答应了下来。

第二天吃过早饭,他和母亲就背着背篓去了地里。他走在前面,母亲走在后面,他突然间发现母亲老了很多,也小了很多。这种情景就如同小时候他跟母亲后面一样。

地里的花生不多,但管理得很好,也结得很好。晌午过后,他和母亲摘了满满的一背篓。

回到家里他早已筋疲力尽,而母亲却精神很好,还有几分小孩子的兴奋。母亲熟练地倒出半盆花生,淘水洗净,再倒入锅中煮熟。

半个小时之后母亲给正在看电视的他端来了满满的一碗,看着热气腾腾的花生,他突然想起了自己小时候。

那个时候家里很困难,别说花生这种稀罕物,就连一年的粮食都不够糊口。可是自小就嘴馋的他,每每入秋之后,等人们拔完花生,他就到人家的地里去刨。那些花生可能是人家洒落的,或者断进土里的,或是被草覆盖没有拔到的。母亲看他馋,也跟他一起到别人家的地里刨。看着那些刨回来大小不一,或饱满或不饱满的花生,他总嚷着要

自从公司规模扩大之后,他就很少回家看望母亲,想起来时,就打个电话跟母亲说几句,可大多时候都是匆匆忙忙的。甚至有时候母亲的话还没有说完,他这边就因为要处理手头上的事情,把电话给掐断了。

其实他不知道,电话那头的母亲正握着手中的电话,然后呆呆地看着,叹气。

因为有事,他总算回了一趟老家。时值花生丰收,母亲要他陪着去地里拔一天花生。公司里的事情很忙,他本想回绝,可是看着母亲的